

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建设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科学地总结过去的经验,特别是中国人创造的灿烂文化,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实施。我们在过去,要办的事很多、很急,要解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城市建设上,来不及认真思考,科学地规划,合理布局,办了一些傻事,如把首都钢铁公司、北京石化公司的工厂建在北京上风位地区;有些建筑又影响甚至破坏了城市风貌,今后要有所改善。

城市的总体设计

过去我们一讲城市建设,好象就是道路交通建设、通信建设、居民居住的房屋建设、工厂建设、学校建设、机关建设、商业区建设等等,一下子就投入到具体工作中去了。而没有注意一个首要问题:建设中的城市,其功能是什么?这个城市是国都?是大港口?是商埠?是省城?是文化城?是旅游城?是工业城?还是其它?

有了一个城市建设的目的,明确了其功能,下面的问题就是对这个城市已有的建筑要明确那些是文物,必须保护,并加以科学地维修(而不是粉饰一新)。北京的城墙、城门楼拆得太干净了!当然,故宫总算保护下来了,天安门广场建设得很壮观!

这两个问题明确以后,下一步才是城市的总体规划。总体规划要有长远眼光,要大胆设想,逐步实施。在建国初年,梁思成先生对北京就提出过一个惊人的设想:以现在的丰台路五棵松路为南北轴线,北端定于颐和园,轴线以东为旧北京,以西建新北京,此议未被采纳,但这种宏图思路是值得倡导的。我们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个观点我在1985年就提出了(注一),我认为它是比具体搞细节的所谓城市规划更

高一个层次的学问:城市学。这是用系统工程整体观点研究城市问题的学问,不知近几年有无进展。

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和山水城市

然而,我所看到的不是什么城市学研究的进展,而是一些背离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怪现象,如:在城市中心区搞什么假造的“古建筑”,在城市弄什么趣味低下的“电子化游乐宫”等等。这些丑化城市的活动决不能再任其泛滥了。现在还兴起了一股筑什么“花园村”之风,也很值得研究,切莫急功近利,遗患后世,至于到处竖起的方盒子式的高楼,使城市成了灰黄色的世界,更是普遍了。

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该怎么规划设计,仍是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想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有中国的文化风格;第二,美;第三,科学地组织市民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所谓中国的文化风格就是吸取传统中的优秀建筑经验,例如吴良镛教授主持的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就吸取旧“四合院”的合理部分,又结合楼房建筑成为“楼式四合院”(注二),我们可以想象,“楼式四合院”再布上些“老北京”的花卉盆、荷花缸、养鱼缸等等,那该是多么美的庭院

!

如果说现代高度集中的工作和生活要求高楼大厦,那就只有“方盒子”一条出路吗?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手法借鉴过来,让高楼也有合院,中间布置些高层露天树木花卉?不要让高楼中人,向外一望,只见一片灰黄,楼群也应参次有致,其中有楼上绿地园林。这样一个小区就可以是城市的一级组成,生活在小区,工作在小区,有学校,有商

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设山水城市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一日)

钱 学 森

场,有饮食店,有娱乐场所,日常生活工作都可以步行来往,又有绿地园林可以休息。这是把古代帝王所享受的建筑、园林,让现代中国的居民百姓也享受到,这也是苏扬一家一户园林构筑的扩大,是皇家园林的提高,中国唐代李思训的金碧山水就要实现了!这样的山水城市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来!

以上讲的还是一个城市小区,在小区与小区之间呢?城市的规划设计者可以布置大片森林,让小区的居民可以去散步、游息。如果每个居民平均有 70 多平方米的林地,那就可以与今天乌克兰的基辅、波兰的华沙、奥地利的维也纳、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相比了,称得上是森林城市了(注三)。

所以,山水城市的设想是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的结合。山水城市不该是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型吗?我提请我国的城市科学家和我国的建筑师们考虑。

注 释

(一) 钱学森:《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城市规划》1985 年 4 期。

(二)《北京日报》1990 年 7 月 25 日、26 日 1 版;《人民日报》1990 年 7 月 30 日 2 版。

(三) 王义文:《城市森林——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森林与人类》1992 年 5 期 2—4 页。

城市楼顶开发大有作为

石 中 元

目前我国的乡镇城市遍布高楼大厦。由于人口增多,耕地面积减少,不少乡镇搞“庭院经济”,那么城市为何不能开发“楼顶经济”呢?我建议:

一、楼顶可以养鱼、虾等水族类动物(楼顶稍加改造便可以利用)。

二、楼顶可以种花养草,甚至可以种树。让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变成森林般的绿色楼群。

三、继续开发太阳能(摩天大楼还可以开发风能),这将缓解能源的紧张状态。

四、利用楼顶建观象台、天文研究站、直升飞机停机场等……,总之,楼顶不能让它闲着。

“楼顶经济”的开发不仅带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对于消除城市的“热岛效应”,改变城市的生态环境将带来出乎意料的好处。

为此,我建议城市建设、安装设计、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协调起来,成立“楼顶经济开发研究会”,对楼房的设计、建筑以及综合使用,进行一番反思和大胆地开发利用。

本期导读

现代中国的城市难道只能是“方盒子”式的高楼大厦的集合体吗?高楼中人从窗户望出去只能见一片灰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题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的致“山水城市讨论会”的信中,对此提出异议,并大声疾呼:“山水城市不该是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型吗?”

土地是国家的宝贵资源,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之本。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是理所当然,城市土地地价如何确定是关键,而级差地租的确定是其中的难题。段江涛的《试论城市地租(价)确定的理论与方法》,介绍了国外的理论与方法,并归纳了建立我国土地市场的思路。

人是城市的核心主体,城市人口的数量及其变动,是搞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及一切城市工作的基本前提和依据。及时掌握城市特别是如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的人口现状及其变动规律,十分重要。查瑞传、段成荣、刘秀花等人撰写的《两次普查间北京市人口的数量变动及人口控制效果评估》,运用翔实的资料,客观全面地分析了北京市的人口状况。

封闭是死路,开放才能繁荣。在我国全方位开放的总体格局中,沿海的开放已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陆地边境的开放也十分重要,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胡兆量撰写的《边境优势论与

边境口岸建设》,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论述了边境具有特点的优势以及口岸建设的意义,提出了口岸规划建设的原则,是一篇有一定理论深度和必将产生实践影响的好文章。

城市灾害与城市相随而生,相伴而行。城市保险可以抗灾补损,是城市顺利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市东城区公司经理董惠臣和杨金凯合写的《城市保险与城市功能》,对搞好城市保险与发挥城市功能这样两个本有密切联系而又常被人忽略的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分析,这是既关系到城市整体,又涉及家家户户的大事,值得一读。

交通能否畅通、什么交通方式最好,交通事故能否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些问题,既是决策者和管理者们经常研究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很关心的问题。因为城市的(对内对外)交通,是关系到城市能否兴旺发达,市民能否安居乐业的城市的循环系统。张浩然的《地铁出洞省钱省时》、石忆邵的《我国城市交通事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缪青的《生活奔小康、交通怎么办?!》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望能引起有关部门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城市问题》编辑部)